

街面忆往

家住桑园路

杨静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家搬到了桑园路。

桑园路位于芝罘区塔山东北麓,小路不起眼,不宽,不长,平时走的人也不多,很安静。起先只是从传染病医院(今奇山医院)到肺科医院那段距离,上世纪80年代末,人防部门在半山腰开发了洞天园宾馆,使这条小路又延长了一倍。1983年我读小学,每天早上,父亲都要把我放到他的大金鹿自行车前梁上,沿着曲折的桑园路,送我去南山路小学读书。

我们住的是一幢类似仓库的二层楼,青灰色的小楼粗墩墩的,沧桑的外表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。我家住在二楼,推开窗户,近在咫尺的桑园便在眼前。春三月,正是万物生的时节,桑树纷纷吐出了芽叶。初生的桑叶娇嫩无比,在阳光映照下,即使隔十多米远,桑叶的一道道脉络仍清晰可见。桑花几乎与桑叶同时生发,在我看来,小小的桑花几乎算不上花,它没有其它花的艳丽外表,显得低调朴素、清新淡雅,别有一番韵味。因其一簇簇、毛茸茸的,我们给它送了个“毛毛虫”的外号。

住在桑园路,最难忘的是挖野菜。春季里,妈妈常带我和哥哥去挖野菜。桑田里、田埂上、地堰及沟壑里,最多的是荠菜。有一种学名叫山苜楂(也叫山麻楂)的野菜,一般簇生在石缝内,用山苜楂包包子是妈妈的“一绝”。山苜楂味涩,要先用开水焯,然后放在凉水里浸泡数天。大包子蒸熟了,吃起来按个数,五个六个也是它,十个八个也是它,没有够。

我们最爱玩的是捉迷藏。在这儿捉迷藏,整个桑园都是战场,别说藏一个人,就是藏一排人也不好找。男孩子们胆儿肥,敢躲到黑黢黢的桑园里。不过也有坏处,一次,一个孩子被追急了,慌不择路,掉到地堰下,把胳膊摔坏了。也有误打误撞跑进水塘里的。胆子最大的还是我哥,他叫涛涛,大我3岁。有一天,他竟躲在树上,一帮小屁孩在树下叽叽喳喳商量怎么逮他,他则稳坐钓鱼台,在树上看他们的笑话。长大后,涛涛成了一名警察。

捉迷藏腻歪了,夏天的傍晚,哥哥会打起手电,带我到树多的地方抓知了。雨后地皮湿,适合知了猴往外爬。哥哥捉知了很有一套:他先往树上瞅,看是否有正往上爬的知了猴,或是刚蜕了外壳、已经羽化但尚不能飞的知了;再观察地上有没有小孔,如果有,哥哥会用树枝将洞口慢慢扩大,对尚未出洞的知了猴来个瓮中捉鳖。我们一边挖知了猴,一边听青蛙此起彼伏的鼓噪。有时蛙叫得特别长,雨夜拥蛙声而眠是一件很有诗意的事。

最大的乐趣还是吃桑葚。我们楼的邻居,有桑园的工人,也有手表厂、传染病医院、农机公司的职工。虽然单位不同,但大人们相处十分融洽,孩子们也能玩到一块儿。夏末秋初,正是桑葚成熟的季节,我们溜进桑园。桑树一般都不太高,有的桑葚伸手就能够到。女孩子一般在下面摘,而男孩子会爬到树上。哥哥总把摘下来的那些又大又紫



往事如昨

时光深处梨花香

魏青梅

春去春又回,花落花又开。老家院子里那棵陪伴我长大的梨树,每年春天都会撞开记忆的闸门,从时光深处一路芬芳,美了流年,醉了光阴。

梨树是我出生时父亲执意栽下的。农历八月,不是植树的好季节,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一棵梨树苗。小树苗倚在院墙边,怯生生地看着哼着小曲儿挖树坑的父亲。愁容满面的姥姥盘腿坐在炕上,瞅一眼幼小的我,重重地叹了口气,望向糊着白纸的窗户,自言自语道:“能活吗?”母亲不知道姥姥指的是树还是我。

我呱呱坠地时,裹着小被子不到三斤重,用姥姥的话说,装进鞋子里都乱晃荡。这不怪我,更不能怪母亲,要怪就怪那时家境拮据,营养不良的母亲能把我生下来已经不易了。谁都说我活不了多久,可奶奶看一眼我宽宽的脑门儿,就坚信一定能长大。父亲相信奶奶,相信我有顽强的生命力。母亲每天提心吊胆,任由随时可能夭折的我没日没夜地吸吮她若有若无的乳汁。一个月之后,院子里的梨树叶子没有黄,我也奇迹般地长大了很多。姥姥和母亲长舒一口气,看着窗外伸展的梨树叶儿,笑了。

我记事的时候,梨树的树冠已经像把伞,春天花一开,满院梨花香。素洁淡雅的梨花泛着浅浅的绿,绛紫色的花蕊如美人眉心的朱砂痣。童年的我是深信有仙女的,因而,梨花开的每一个傍晚,我都会搬着小板凳坐在树下画梨花仙子。雪花似的花瓣飘落在仙女身上,我抬头看着梨花笑,梨花也眨着眼睛对我笑。一年又一年,一春又一春,目睹过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朵万朵梨花开”,也亲历过“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;被“水晶帘外娟娟月,梨花枝上层层雪”感动过,也因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伤心过。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梨花,恨不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朵。直到现在,只要看见梨花开,我就忍不住满心欢喜。

那是一棵常见的长柄梨,饱满的汁液、甘甜的味道却不常见,一想起来就馋涎欲滴。当雪白的花瓣还在春风里嬉戏,豆粒大的果子就趾高气扬地站在了纤细的枝头。说来可笑,幼时的我总是没理由地认为,梨花是姐姐、小梨是弟弟。我仰起脸跟小梨说悄悄话,盼着果实赶紧成熟。偶尔有青果子落在树下,捡起来咬一口,又酸又涩。姥姥说:“这都是些不成器的果子,甜味儿和水分还没上来呢。”

每到我生日的前后,梨就熟了,黄灿灿的梨藏在叶子身后荡秋千。母亲踩着凳子,我站在树下,把母亲摘下来的梨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。采摘完毕,姥姥捡个头大模样周正的盛在葫芦瓢里,吩咐我和姐姐送给左邻右舍。回来时瓢从来不空着,不是盛了几颗糖,就是几块点心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都是大人们舍不得吃的金贵东西。

农村包产到户以后,家里分了三亩

地。父亲在工厂上班,我们兄妹四个都上学,家里的地,实际上成了母亲一个人的,只有到了收获这几天,地里才挤满了捣乱的孩子。母亲一辈子和婶婶们和睦相处,平时总是搭伴种田,收获的时候自然也是全家齐动手。

父亲最打怵干农活了,这一点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我。印象最深刻的是秋天拔花生,父亲脱下梨花一样雪白的衬衫,换上粗布蓝褂子。一到地头,先指挥我们抱玉米秸,拔半沟花生的功夫,父亲就搭好了遮阳窝棚。母亲调侃他,活儿还没干就安排歇息的地儿。父亲嘿嘿一笑:“这叫安营扎寨。”大概拔了一半左右,父亲瞅一眼热辣辣的太阳,抖一抖被汗湿透的蓝褂子,气喘吁吁地往窝棚边一坐,把盛梨的水桶搬到身边,大喊一声:“分水袋儿喽!”我们像听到了下课铃声,呼啦啦拥过来,每人抓起一只长柄梨,咬一口,汁液四溅,甘甜解渴,真叫一个爽。因为这梨汁水多,很文艺的父亲送给它一个很形象直白的名字——水袋儿,居然被大家一致认可,至今时常提及。那时父亲还经常讲一句话:“如果有一天,哨子一吹,地里的花生就排着队,喊着一二一乖乖地回家该有多好啊。”所有人在片刻的沉默中迅速脑补了画面,然后哈哈大笑,满嘴的梨喷出去老远。

小时候我动不动就流鼻血,母亲就赶紧拔来一种叫七七菜的野菜,用石头捣碎了塞满两个鼻孔。还别说,这种菜止血效果非常好。因此我也成了可以偷懒的小病号,心安理得地坐在窝棚里,咬一口梨,张着嘴巴呼吸一口空气。

后来,生活宽裕了,父母拆了低矮的老屋,原地起了四间大瓦房。梨树依然完好无损地长在院子里,梨树早已枝繁叶茂,能遮住半个院子。我们春天赏梨花,秋天品硕果。当年我这个小不点儿,也在一圈一圈的年轮里长成了窈窕淑女,而且流鼻血的毛病也不治自愈。

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,总有一些东西要在时代的进步中消失,陪伴我长大的梨树,也成了舍弃的“东隅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我的老家已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了,各种村办厂红红火火。日子好了,村里开始进行整体规划,我家刚盖了没几年的新房子,恰巧在新规划的中心大街上,父母虽有万般不舍,但也懂得遇事当以大局为重。新分的宅基地在村南,父母曾考虑把大梨树搬进新院子,终因树大根深,心疼地放弃了。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建好了,村里的中心大街平坦笔直,村容村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“全国文明村”实至名归。然而,陪伴我二十余年的大型树,却留在了记忆的长河中,唯有年年春天梦里梨花香。

“梨花如静女,寂寞出春暮。”曾经的那一树梨花,或许早已幻化成千万个梨花仙子在春风里起舞,看那十里飘香的果园,分明就是时光深处的梨花,一直开进了繁华盛世的今天。

去桑园也有意外。一次我与小美等几个女孩相约去摘桑葚,顺带掐些野花。结果在一个不大的水塘边发现了一条刚出生的小绿蛇。大概它也看见了我们,拼命向水里逃。我们更是吓得魂飞魄散,小美跑得一只塑料鞋都掉了,也不敢回去找。回到家里,一连好几天,我都惊魂未定。妈妈说,那是条“水青”,没有毒,不用怕。另外,桑园附近有几条很大的流浪狗,虽然没见它们咬过人,但是一旦独自在桑园与它们相遇,内心还是十分忐忑。

星期天早上,爸爸常领我们在桑园附近溜达,空气散发着树草和泥土的芳香,鸟儿在桑树间啁啾歌唱,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。山风吹过,桑枝摇曳,桑叶婆娑。如果时间充足,兴致又高,爸爸也会带我们爬南山。我们总要爬到“开花石”,在阵阵松涛声中向山下眺望。在如水的光阴里,原来南迎祥路东边那一溜的楼房逐渐向东洇染,像蚕一般,把偌大的桑园一点点蚕食掉了。1983年,丝绸公司在桑园的东北角上,即南山路1号,盖起了几栋家属楼,紧接着,一大批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,桑园面积逐渐萎缩。在山上,我与哥哥必做的事是找寻我们家的楼,一旦找到了,我们会跳起来,快乐地向家的方向呼喊。

在我们家东南方向不远处,矗立着一座二层小楼,我们称其为“小红楼”,门牌为桑园路47号。小红楼旁边的石碑上刻有“桑蚕专科学校旧址”,而大理石墙基上则刻有“1904”的字样。爸爸说,二十世纪初期,烟台的柞蚕养殖业很发达,桑田从南山的“开花石”下一直绵延到海边。爸爸经常去“小红楼”公干,我有时也跟着去玩。在我的印象中,这座哥特式的小红楼极像欧洲画家笔下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乡间别墅。我喜欢小楼木制结构的外走廊,站在廊内,凭山临海,万千景象尽收眼前。我也喜欢楼前的葡萄藤,攀援的藤叶是壁虎的家园,我多次在屋内白色的墙壁上发现壁虎的身影。听人说,壁虎尿如果溅到人的眼睛,会让人失明,我比较怕它。

楼南有个水潭,雨后来到这里,从南山倾泻而下的湍急水流,会在水潭前形成一个个蔚为壮观的小瀑布。呼啸的涛声、飞溅的浪花,伴着孩子们跑上跑下的脚步声、欢笑声,犹如昨天。2020年,随着最后一块土地出清,这座百年桑园走入了历史。

如今,我家已搬至别处,但桑园路仍在,仍然向人们诉说着这里的过往。